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劍俠奇中奇全傳 第四十五回 遇金翁情結父子

且說柳緒受了許多磨難，饑餓難忍，欲尋自盡，正在廟內悽慘之間，只見廟門外來了一位老者，拿著香燭到神前燒香叩拜。聽得歎氣之聲，那老者吃了一驚。便問道：「是誰？」柳緒道：「我是落難之人，只因饑餓難忍，欲尋個自盡。」那老者是個吃齋行善的人，聽得此言，便道：「不可行此短見，俺看你相貌堂堂，後來必有好處。」便在腰內取出一錠銀子，與柳緒說道：「你自己將這銀子用幾天，速速投奔親友去罷。」柳緒接了銀子，致謝不盡，又問公公姓名，老者道：「你問我姓名，我姓趙。」又說道：「你速速投親友去罷。」柳緒告別老者，那老者帶上了廟門，竟自奔去了，不提。再說吳蘭征剿海寇已經得勝兩次，不能滅絕。吳蘭命吳興背本進京，求請虎將助戰。吳興領命行至中途，直奔鐵球山分路，只見山頭添了一支人馬，意欲向前對敵，又不知那裡人馬，是由何處而來。只得勒轉馬頭迴避走過一旁，不期那支人馬看見趕上前來，便使撓鉤下了馬來，捆綁去會見郝鸞。郝鸞正在山上閒坐，叫嘍囉下山打擾。此時吳興解在營前，看見中間一位將軍，吳興卻認得郝鸞，便道：「大爺，小的吳興奉老爺之命進京的。」郝鸞見押的原來是吳興，便叫嘍囉解了綁，放了吳興，吳興叩見郝鸞，郝鸞道：「我正等著人探聽你家老爺的消息，征寇的事，如今怎樣了？——詳細說來，再言你太太在家安否？可有人來往？」吳興即將征寇的事，怎樣交兵大戰幾回，得勝了幾回，卻不能全勝，所以奉老爺之命，如今送本進京見駕奏聞聖上，求發大將數員，征剿海寇，方能全勝。不意此地遇見太爺的兵將，把小人綁來，不知太爺不在家中，因何到此，領的何處兵馬？要往那裡去戰？」郝鸞將前事細細告訴他一遍，如今不得回鄉了，吳興聽得此言，叫道：「太爺的話，正合我家老爺之機，如今老爺領了□萬大兵，千員戰將，征剿海寇，尚未成功，幸喜我家老爺與柳老爺得勝了幾回。據小人看來，這裡這些爺們，有如天神天將，若依小人看來，棄了此山，小人也不進京，竟同太爺與列位爺們領兵一同助戰，幫我家老爺收服海寇，一戰成功。那時班師回朝見駕照功封官，豈不為美？」郝鸞等聞言無不歡喜，眾人都到郝鸞面前，說道：「此言甚是有理。」郝鸞道：「愚兄亦有意久矣。」傳令回山，領了兵將，並吳興到了山上，與鳳文商議。忽見廳前有一嘍囉跑下來稟道：「京中來了一人，說是馬爺差來的，不敢擅入。」

郝鸞聽見是馬俊有信，便道：「喚他進來。」嘍囉將來人引至聚義廳前跪下，呈上兩封信，郝鸞拆開一看，又驚又喜，即與大家同看，方知米中立、史德明、曹奎等逃走外邦去了。大家看完，無不歡喜，鳳公聽得明白，感謝神明不已。郝鸞叫能幹人，到各處尋訪柳緒不提。

且說鳳公與眾人一面改了旗號，嘍囉改為官兵。鳳公領了各家眷屬，因得了馬俊之信，方才放心，回到開封府去。郝鸞等收拾盔甲馬匹草料完備，領了陳雷、鮑剛、周龍、周順、王雙、王常、鳳武、孫佩等人，又准了焦豹之奏，吳興與眾人齊奔而來，一路並不攪擾百姓。那一日到了登州地界，郝鸞領大小三軍，安營紮寨，先叫吳興去稟知吳公，吳公告知吳柳二公，便著將官迎接列位將軍。到了大廳，大家上前倒身下拜，報上姓名冊傳，吳公照冊點名，看見眾人俱是身長魁梧，好似神將一般，喜不自勝。當時郝鸞等在席上，將柳緒得了彩球，被史通陷害，並馬俊救駕，米中立、史德明等逃走外邦之事，說了一遍。柳傍大大著惱。吳公解勸了一遍，又講等候收伏賊兵之後，將功奏聞聖上，免赦前罪見功封官。當晚席散各歸營寨，準備次日交戰。

話說柳緒得了這錠銀子，過了幾日，一路行來，直奔鐵球山而來。這一日到了山下，朝上一望，望見一人，只得走上山來，不見屋宇，只有亂磚亂瓦，心內好不憂慮。只見山凹走出四個人來，叫聲霜手拿鐵，扣走上山來。原來郝鸞燒了此山，有些零星在內，每日淘沙的人，上山來淘沙，柳緒拱手問道：「列位兄長，借問一聲。」淘沙人說道：「你問什麼？」柳緒道：「我是落難之人，聞得此山有位郝大哥在於此山，我來投奔他，特來避難的，所以動問他們到那裡去了？」淘沙的四個人，有一少年人，一把抓住柳緒說：「不得了，此人在此山，打家劫舍，放火殺人，無所不為，今奉上司行文各處緝拿，你來問他一定是與他同黨，把你拿去見官。」柳緒嚇得跪下哀求道：「我是落難之人，並非歹人，望爺爺饒了小人罷。」幸喜內中有個年老的人，便勸道：「龔大哥，諒這人也並非個歹人，況此刻你我還有正經事做，與他作什麼對頭？看我面上饒他去罷。」

那人說道：「若不是老大，你今天死定了。」便挑籠下山去了。

那柳緒只得移步下山，便想道：我自幼在家，何曾受此饑寒，今又不知那裡去向，叫我如何是好？怎樣度日？又走了幾步，腹中饑餓口內又渴，巴巴又望不見一個人家，又行走不動，真實難挨。因想道：「千休萬休，不如死休。前面有座樹林，且到那裡去歇歇。」走到樹林，內見一座墳塋，上前看時，有了石碑坊，刻著「金氏墳塋」四字，上前拜了一拜，就地坐下。前思後想，流落得緊，終不免溝渠一鬼，倒不如早早尋個自盡罷，免得見醜有辱祖宗。就在腰間解下半新的絲條，作個扣兒，一頭掛在樹上，又哭了幾聲，爬上墳堆，將頭往扣內一伸，雙足離地。

且說這時，來了一個半百年紀的人，也不知往那裡去的，至林內將驢子扣在樹上，說道：「許久不曾來看看。」進得林來，聽「哈」一聲喊，吃了一驚，仔細一看，見樹上吊了一個人，只嚇得那老兒急急忙忙爬上墳堆來，抱住那人往上一撮，用手替他解下了帶子，放在地下歇了半會，方才有些微氣，不多時方才醒過來。歎了口氣，睜開眼睛，看見一人攙住他，便道：「好苦呀。」老者道：「你這後生，有什麼過不去的事情，走到俺家墳上來上吊，幸喜遇著俺進來，若不來看見你，豈不吊死在此，又要連累我跪官跪府。我看你不是低三下四之人，面貌莊嚴，骨格清秀，日後自有好處。你是那裡人氏，姓名誰？」

柳緒只是歎氣不做聲，那老兒又說道：「你為何不說與俺知道。」

柳緒不說真名，便隨口道：「晚生是江南人氏，姓金名緒。因家寒苦，便來投奔親友，不意又被強人劫去衣服，只得每日沿門求乞，只因受不得饑餓，所以在此短見，實在不知是尊府貴塋，今蒙老者大恩救下，晚生終究不過多活幾天，我到別處去便了。」站起身來作了一個揖：「謝謝老者。」伸手拿了條帶，哭著便走。那老者一把扯住了，說道：「慢走，慢走，俺有話說。」柳緒只得站住，老兒道：「你且坐下，老漢也是姓金名惟德，離此山五□里，是我小莊。我夫婦二人一百多歲，止生一女，已出嫁了。我看你年紀不過二□餘歲，流落外方，不是個長法，不若隨我回家做了買賣，以後倒有好處，且免今日之死，你意下如何？」柳緒想道：「我如今無投奔，不若就拜他為父，隱跡在此處，也好訪問父親與郝大哥的消息，借此安身。」便道：「晚生既蒙特愛，又有救命大恩，豈有不從之理，晚生願拜膝下。」金老兒見他依允，又做了他的兒子，滿心歡喜，說道：「先在墳上拜了祖先。」柳緒就拜了四拜，金老兒見他拜了墳塋，就牽了驢子，說道：「我兒腹中饑餓騎驢罷。」柳緒上了牲口，一路行來。柳緒道：「父親今日那裡去的？」老兒道：「我今在女兒家去的，今早起身，所以到墳上看看，不想遇見了你，這也是緣的。」說著閒話，不覺已到自家門首，此莊上甚是熱鬧，與鎮市一般。二人進了圈門，第五家就是金老金家了，便挽住了牲口，說道：「這就是我家門口。」金老兒敲門叫道：「媽兒開門！」金老領了柳緒進得門來。那媽兒問道：「這是何人？」金老兒道：「是我的孩子。」柳緒朝上拜了四拜，金老兒便將在墳上救他情由告訴一遍，又叫媽兒炒飯與孩兒吃，肚中餓了。金媽媽聽說好不歡喜，便往廚下收拾了飯，大家吃了。金媽媽晚間搬出一副行李，與他歇宿。此時柳緒就住在金家。且按下不提。

再說登州吳公與常柳二人及郝鸞等在營商議道：「這些賊寇，狂妄之至，必須要設計擒他。」郝鸞上前稟說道：「愚甥卻有一計。」明日且看這一陣，誰人勝敗，怎樣交戰，且看下回分解。